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六十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六十

起重光大獄盡開
逢攝提格凡四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三十年春正月己丑朔不御殿 辛卯大風揚塵

蔽天晝晦 辛丑謫錦衣衛經歷會稽沈鍊於邊初趙

貞吉請勿許詣達求貢廷臣無敢是貞吉者鍊獨大言

以爲是吏部尙書夏邦謨目之曰若何官鍊曰錦衣經

歷沈鍊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鍊憤國無人致寇猖

獫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合勤王師十餘

萬擊其惰歸可大得志上不省時嚴嵩用事邊臣爭致
賄遺及失事懼罪益輦金賄嵩鍊時時扼腕一日從尙
寶丞張遼業飲酒半及嵩因慷慨詈罵流涕交頤遂上
疏曰昨歲諳達犯順陛下欲乘時北伐此文武羣臣所
共當勦力者也然制敵必先廟算廟算必先爲天下除
奸邪然後外寇可平今大學士嵩當主憂臣辱之時不
問延訪賢豪咨詢方略惟與子世蕃規圖自便忠謀則
多方沮之詔諛則曲意引之要賄鬻官沽恩結客朝廷
賞一人曰由我賞之罰一人曰由我罰之人皆伺嚴氏
之愛惡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尙忍言哉姑舉其罪之大

者言之納將帥之賄以啓邊陲之燬一也受諸王餽遺
每事陰爲之地二也攬御史之權雖州縣小吏亦皆貨
取致官方大壞三也索撫按之歲例致有司遞相承奉
而閭閻之財日削四也陰制諫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妬
賢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縱子受財斂怨天下
七也運財還家月無虛日致道途驛騷八也久居政府
擅寵害政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上貽君父憂十也因併
論吏部尙書夏邦謨詎諛贖貨狀請均罷斥以謝天下
上大怒撈之數十謫佃保安 二月己未禮部尙書徐
階請早建儲立太子不允 戊辰兵部尙書王邦瑞罷

初仇鸞聲言大舉擣巢請廣集兵糧以備北征命戶部遣使盡括南都及各省布政司儲積且督歷年逋賦又欲罷薊鎮邊牆邦瑞皆以爲不可鸞銜甚益搆之於上會邦瑞復陳安攘大計凡五事末言京師之大防在薊州薊鎮修邊牆爲禦寇第一義頃因甲可乙否遂棄而不舉敵之窺伺無時邊兵豈可常調疏入上怒其摭拾虛詞責令自陳狀邦瑞引罪詔落職以冠帶辦事居數日邦瑞因考察自陳竟除名以兵部侍郎趙錦代之於是鸞者積是月吏部尙書夏邦謨工部尙書胡松俱以考察罷刑部尙書顧應祥改南京三月壬辰宣大

督撫奏詣達自去冬叩宣府求貢廷議不許入春以來

復遣其子托克托

舊作脫脫

貢馬求款竝乞開西北馬市

翼

三編作小王子托克托按實錄及明史鞬韉傳皆言詣達遣其子托克托又據三編武英殿底本亦云詣達義

子托克托今據之惟小王子與詣達爲叔姪互相爭雄未必有同貢之事今竝小王子三字亦刪之邊臣

請許之下兵部議仇鸞會兵部尙書趙錦等言永樂成化間皆常設馬市於遼東以待海西三衛之衆今仿其例與詣達約永不犯塞許於大同五堡邊外每歲春秋兩市以邊馬易中國貨物簡練習邊事之文職大臣領之疏入上意未決以問嚴嵩嵩謂邊臣計慮周詳用以緩彼之人修我之備事屬可行詔亟取侍郎史道來京

令以原職兼僉都御史前赴大同經畧邊事 癸卯兵部主事署員外郎容城楊繼盛聞開馬市以爲讐耻未雪示弱辱國乃抗疏陳十不可五謬其畧曰互市者和親之別名也諸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大讐也今不惟不能聲罪致討而反與之爲和議之事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也下詔北伐日夜征繕兵食乃翻然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堂堂中國而爲此市易之事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今馬市一開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異日復欲號召誰肯興起

此隳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使邊鎮將帥日弛封守
之防益滋偷安之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
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邊卒私通境外例率裁禁
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
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私通之漸六不可也盜賊伏
莽畏國家之威而不敢動也今馬市一開則彼皆以爲
天下兵威已弱睥睨之變必開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
不可也諸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今備之一歲以
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此長敵人輕中國之心八不可
也或謂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

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直是我不能羈縻乎彼而彼反得愚弄夫我矣此墮諳達狡詐之計九不可也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財與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議者曰吾外爲市以羈縻之而內修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無厭其以釁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又曰吾因市以益吾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安用且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又曰市不已彼

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貲是名美而實大損也
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
不可許貢亦豈可哉又曰諳達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
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
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
之後將何如處之哉又曰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已
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支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藥石
可乎此蓋必有爲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
爲一言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疏入上頗心動下
辯等會議鸞攘臂詈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

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上尙猶豫鸞復進密疏乃

下繼盛錦衣獄敲授一百貶狄道縣典史 丁未免昌

平順義懷柔密雲去年被寇秋糧攷異明史本紀不具史稿系之是月壬午

壬午乃四月日分非三月證之實錄乃是月丁未今從之 是月以吏部侍郎李默

爲本部尙書南京禮部尙書萬鏗爲刑部尙書南京右

都御史歐陽必進爲工部尙書 夏四月庚午貴州銅

仁叛苗龍許保吳黑苗等攻破思州執知府李允簡中

途釋之歸允簡竟死巡按御史董威以聞初總督三省

張岳奏自舉兵以來未閱四月禽斬賊一千八百有奇

惟賊首龍許保未獲至是許保黑苗復要結殘苗七八

千人扮永保二司兵衣甲出哨者遂入之嚴嵩奏岳言
湖苗聽撫而許保仍在湖苗寨中與之攻劫思州請逮
治岳徐階持不可乃奪岳右都御史仍以侍郎銜戴罪
任事庚辰振畿內保定等六府饑壬午下左副都
御史商大節於獄大節經畧京城內外爲仇鸞所制乃
上言臣初無重兵而鸞督京營分布人馬但留營軍柔
脆者防守九門而自以精銳五萬中途截掠一旦寇至
以一隊衝鸞軍又以一隊趨京師在鸞則進退無據在
京師則救援無兵昨年之事爲鑒不遠且臣奉命所得
節制者參將麻宗等及巡捕官軍耳鸞又任意分調不

令臣知一旦姦宄竊發倉卒之間束手坐困請救兵部
詳議或從救諭所開載或從仇鸞所分布麻宗諸人或
屬之臣或屬之鸞或屬之兵部其修築城堡操練兵馬
所需糧餉應屬何人乞早賜裁斷以便遵行疏入上怒
其當秋防在邇諉過避難命錦衣衛械送鎮撫司杖訊
法司希指當大節失誤軍機論斬嚴嵩爲之申請不許
明年鸞誅大節故部曲數百人伏闕訟寃兵部侍郎張
時徹等言大節爲逆鸞掣肘以抵於法乞順羣情宥之
上怒鐫時徹二秩又明年竟卒于獄

政異明史本紀系大節下獄于是月

王午史稿系之辛未蓋明史據實錄改今從之

丙戌開馬市於大同鎮羌堡

詣達之衆共易馬二千七百餘匹御史喻時言寇欲無
狀餌之以利終非長策乃侍郎史道往踰旬月各鎮邊
防未聞經理敵情詭詐惟有備者無患耳乞敕各巡鎮
官早爲區處疏入報聞 五月乙巳侍郎史道奏大同
馬市竣仇鸞請加賞賚以堅其嚮化之心竝請開市宣
府如大同例從之初鸞大言北征其實鸞怯畏寇潛遣
人持貨幣與詣達結好馬市之開蓋鸞授意使請之也
庚戌宣府開馬市於新開堡巴圖台吉等五部共易
馬二千餘匹 六月壬戌史道奏獲妖人蕭芹喬源等
芹源素持白蓮教出入邊境與北寇通至是謀報寇入

大同右衛詰之諳達則以芹源等誘致爲詞道恐敗和議乃執妖黨五十餘人竝芹源妻子然芹源皆潛寇寨中索之不得詔懸賞格購之 乙亥貴州苗平先是賊破思州復糾諸寨殘苗攻石阡府張岳帥總兵沈希儀石邦憲等屢敗之岳徧搜山箐餘賊懼乃縛許保竝思州印以獻湖廣兵亦破禽首惡李通海等岳以捷聞請械許保至京詔就地梟示而是時吳黑苗未獲嚴世蕃督趣之未幾邦憲竟得黑苗以獻自是苗患乃息岳卒于沅州喪歸沅人迎哭者不絕以敘功復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襄惠 秋七月癸巳諳達執蕭芹等以獻

芹匿寇中詭稱有術墮城寇試之不驗遂獻之詔侍郎
史道械送法司獄尋伏誅上嘉諸臣功加鸞太子太傅
道兵部尙書 八月壬戌召侍郎史道還初馬市既開
議以邊馬易中國緞匹至是詣達以執送妖人蕭芹等
因言彼國富者能以馬易帛貧者唯有牛羊請易菽粟
道以上聞竝請許之廷議不可會宣大總督蘇祐等言
彼之牛羊衆而塞下之粟以備軍士餉需不可許上詢
之嚴嵩嵩枝鸞寵因言今日徵兵四集正宜決意戰守
若任其要挾祇以示弱上然之乃罷道領馬市事 九
月乙未京師地震有聲詔修省三日 戊戌都給事中

何光裕御史龔愷等劾奏史道任馬市之責不能宣布
恩威以弭寇患乃敢曲爲陳請馬市開矣卽欲易米穀
米穀不許又欲請封號且彼意在要乞而道以爲謝恩
無狀之請惟命是從以致人懷兩可之疑士無必戰之
志亟宜罷黜以爲謀國不忠者戒疏入上謂史道業已
召回諸臣逆探朝廷意指且欲藉以論仇鸞詔光裕愷
各廷杖八十餘俱奪俸 是月免南畿江西湖廣被災
稅糧 冬十月己巳總督薊遼侍郎何棟禽獲朶顏逆
酋哈丹兒陳通事于白馬等關詔械送京師磔于市仍
祭告郊壇 是月免畿內及山東山西貴州被災稅糧

吏部尙書李默以會推遼東巡撫忤旨被劾罷改刑部尙書萬鏗代之 十一月庚寅以獲哈舟兒等功加仇鸞何棟及閣部嚴嵩徐階等陞銜 己亥冬至祀天子園上張溶攝行 是月陞吏部侍郎應大猷爲刑部尙書 十二月以入冬無雪上親禱于齋壇乙丑雪廷臣上表稱賀優詔荅之 是冬諳達數犯大同邊塞初史道還京師寇欲牛羊易穀豆者久不得命遂分道肆掠無虛日十一月間大入邊三次搶擄人畜甚衆邊臣遣人詰問則曰諸部貧者無所得食禁之不可中國法雖嚴能禁民間無盜竊耶我自不犯焉能禁部下之不

爲盜也及十二月諳達之衆與別部爭市奪其馬匹掠人口而去事聞上以非時開市詰責巡撫何思等下巡按御史勘狀會諳達又遣人以馬三百餘匹求互市請駐牧宏賜堡御史李逢時以非時叱之去逮諸通事于獄于是諳達縱部下入掠攻堡殺人數日之間凡三犯雙溝圍山及張家堡官軍數敗事聞廷議咸追咎馬市非計仇鸞慮見譴上疏請選死士萬人以待如寇入犯且令薊鎮古北口諸將縱之南下臣當率士死戰而別出精兵搃其巢內外夾攻寇不足平也又言臣欲開馬市竇陰修邊備而內外諸臣計欲殺臣乃故弛備以招

寇欲其早負市約而因以中臣疏入兵部尙書趙錦言
畿輔重地豈可縱之深入卽使聚而殲旃而震驚內地
搖動根本所喪固已多矣況我軍積弱之後雖嚴法重
賞以驅之戰猶恐不前而可預令以勿過乎上是其言
仍敕鸞加意防邊是時鸞實無意討賊第爲大言以自
解而輔臣嚴嵩見上寵信深亦欲因事間之乃請覈鸞
用兵以來各項糧餉帑銀令戶工二部籍其出入以聞
版選明史本紀系寇犯大同于十一月紀事本末記三
犯大同于十二月證之實錄皆以正月奏報而原奏所
稱十一月三犯十二月亦三犯其人犯之本末諸書多不具今據實錄原奏書之
是歲戶部
通計京邊費用至五百九十五萬尙書孫應奎蒿目無

策乃議於南畿浙江等州縣增賦百二十萬加派于是始嗣後京邊歲用多者過五百萬少者亦三百餘萬歲入不能充歲出之半由是度支爲一切之法其箕歛財賄題增派括贖算稅契折民壯提編均徭推廣事例興焉其初亦賴以濟匱久之諸所灌輸益少又四方多事有司往往爲其地奏留或請免浙直以備倭川貴以採木山陝宣大以兵荒不惟停格軍興所徵發卽歲額二百萬且虧其三分之一而內廷之賞給齋殿之經營官中夜半出片紙吏雖急無敢延頃刻者

三十三年春正月甲申朔不御殿 丙戌太白晝見凡

十一日 丁亥諸達犯大同王辰掠威遠城甲午入宏
賜堡巡按御史李逢時言諸達于歲初擁衆入犯可見
馬市之羈縻難恃今日之計惟大集兵馬一意討伐宜
行各邊臣合兵征勦仍敕京營大將仇鸞訓練甲兵專
事征進勿再隱忍顧忌釀成大患詔下其章于戎政兵
部 辛丑寇復犯大同上曰此平日恃和不戒爲敵所
窺耳于是仇鸞內不自安請率京營出邊 是月戶工
二部奉旨奏上各邊軍餉用銀實數戶部奏自二十九
年十月至于是月所入正稅加賦餘鹽五百萬有奇外
項搜括四百餘萬計九百九十餘萬所出自年例各邊

主客兵銀二百八十萬外新增軍餉二百四十五萬有奇及修邊振卹諸費共八百餘萬工部奏計工食料價銀共三十四萬五千兩上以費用過多其中必有虛冒侵尅者乃分遣給事中王國禎御史徐紳等各勘實參劾以聞 二月癸丑振宣大饑時二鎮大饑人相食兵部請量借軍餉銀振濟詔督餉侍郎馬坤往仍發庫錢二十萬坤請加給十萬報可 丁巳寇復犯宏賜堡辛酉掠懷仁川指揮僉事王恭率兵禦于平川墩不克死之乙丑復犯平虜堡時總督蘇祐奏敵兵三萬上趣兵部遣人馳視還報寇前後無過二千騎乃以偵報不實

切責祐等又聞恭戰死甚烈逮參將孫麒游擊劉潭寇
且犯且請開市無敢應者至是復遣使來詔斬之大同
市梟首各鎮遂罷大同馬市預異明史本紀是月辛酉掠懷仁川王恭戰死據實
錄寇以初五日復犯宏賜堡初九日掠懷仁川十三日
犯平虜堡係兵部遣人馳視還報寇犯月日見原奏中
是月癸丑朔辛酉初九日乙丑十三日王恭之死據
原奏係寇掠懷仁恭敗績于平川今據原奏書之

己巳建內府營上以營制既定命改舊內教場爲之以
操練內侍

三編發明曰明之末造營務盡領于中官而宿衛禁
軍之制漸就隳廢史稱內臣之勢惟嘉靖時爲少殺
乃忽創爲內府營以練諸內侍實則懲于庚戌之變

京兵不足禦敵而爲此苟且之計夫兵之怯弱由于將帥非人改弦而更張之豈無良法區區內侍即使簡練有方又豈足以厚拱衛而備寇警徒使閣侍習兵貽患來世厥後魏忠賢遂有內操之事蓋實托昉于此作法于涼弊將若之何

三月癸未朔裕王景王冠 戊子詔仇鸞率師赴大同時代府饒陽王奏言國家與鹵爲市本一時羈縻之術乃總兵徐仁自以和戎無事平時侵尅軍餉戰守不設猝遇寇至一籌莫施輒稱疾求避巡撫何思復以游言誑闕下銀幣遣使絡驛在道副總兵王懷邦爲寇所禽

投賄乃免邇日諸酋往來且禁士卒毋殺殺者如殺人
之罪至使右衛懷仁東至陽城天和間烟塵四起淫掠
萬狀將來地方莫知終極乞陛下亟垂省問以拯北門
切膚之災上怒命逮仁下詔獄思懷邦罷任聽勘改駐
守昌平都御史於敖巡撫大同副總兵孫時雍暫攝大
同總兵事 辛卯以禮部尙書徐階兼東閣大學士預
機務初階掌禮部事撰青詞獨稱旨屢與閣臣同召直
無逸殿竝賜飛魚服及上方珍饌上尊無虛日廷推吏
部尙書不聽不欲階去左右也嚴嵩仇夏言置之死而
階爲言所薦嵩以是忌之及階以請立太子拂上意復

以冠昏請先裕王後景王上皆不懌嵩因謂階可問也
中傷之百方一日嵩獨召對語及階徐曰階所乏非才
但多二心耳蓋指請立太子事也階危甚度未可與爭
乃謹事嵩而益精治齋詞迎上意左右亦多爲地者上
怒漸解尋加少保遂入閣時上起前禮部侍郎歐陽德
爲禮部尙書德守制令服闋赴任仍命階掌禮部事

夏四月乙卯仇鸞敗績于鎮川堡鸞率師出塞行二百
餘里遇伏于貓兒莊我軍陣亡二百餘人傷二百十二
人失馬二百餘匹鸞報斬首五級獲寇馬三十匹請賞
上姑許之自是知鸞不足恃矣

攷鸞敗績于鎮川堡
明史本紀不具三編目

中書之據實錄驚奏報四月初三日是月癸丑朔乙卯卽初三日也 丙寅寇以二萬餘

騎犯遼東塞圍百戶常祿指揮姚大謨劉棟劉啟基等

于三道溝四人皆戰沒備禦指揮王相赴援大戰于寺

兒山殺傷相當敵引去千戶葉廷瑞率百人助相明日

相裹創復邀敵于蠟黎山殊死鬥矢竭遂與麾下將士

三百人皆死之廷瑞被創死復蘇敵亦尋退致異王相死見明史

本紀常祿等四人之死見韃靼傳諸書皆不載今摭增又三百人中有指揮張策百戶陳克政胡鎮三人姓名

見寶錄是役也寇謀犯錦義偵知有備乃乘虛突入遼

東前屯時守兵不過四百人而赴援者皆觀望不至朝

廷聞相之死深爲嘆異故恤典亟下而廷瑞已報遇害

絕而復蘇遂竝賞功之典亦不及云 丙子倭寇浙江

大掠舟山象山等處復登岸流劫温台甯紹間台州知

事武暉追之于釣魚嶺力戰死浙東騷動

致異武暉之死紀事本末

系之是月温台之役下据明史忠義傳 五月甲申召

仇鸞還時諳達糾各部及朶顏三衛之衆出沒塞上勢

張甚諸邊相繼告急而自馬市既開邊牆爲寇壞者十

之五六鸞惟怯無計乃請以七月防秋之際調宣大二

鎮選兵分布于保安懷來間以衛畿輔兵部議宣大爲

京師門戶未有門戶不守而堂宇能固者且合二鎮之

兵力以自守猶恐不足一旦簡其精銳留其羸弱則門

戶必不能支必待其深入而後圖之晚矣上深然之乃
敕鸞暫還京師議事 丙午寇以八百騎圍陝西紅城
等堡越二日乃退 戊申倭寇浙江黃巖縣陷之縱掠
城中七日乃去 是月戶部尙書孫應奎被劾改南京
工部 六月己未免南畿被災夏稅 是月仇鸞復請
調固原甯夏甘肅每鎮新兵三千人延綏二千人入衛
不許 以戶部侍郎方鈍爲本部尙書先是孫應奎罷
以兵部侍郎韓士英代之未至爲南京科道官所劾遂
不用至是復以命鈍 秋七月丙申免陝西被災夏稅
壬寅以倭警命巡撫山東都御史王忬巡視浙江兼

轄福建瀕海諸府自朱軾罷後巡撫並巡視官不設者
四年倭患益熾于是給事中王國禎御史朱瑞登交章
言海氛不靖自裁革巡視後三省軍民無所鈐轄雖設
有海道副使而權輕不便行事往往狼狽失職請復設
都御史使吏部議既設巡視必當兼總督巡撫使之節
制諸軍方可責其成功上從其言且令暫復巡視遂以
命悖初國初沿海要地建衛所設戰船董以都司巡視
副使等官控制周密迨承平久船敝伍虛及遇警乃備
漁船以資哨守兵非素練船非專業見寇舶至輒望風
逃匿以故賊帆所指無不殘破悖至乃任參將俞大猷

湯克寬爲心膂分隸諸將布列沿海各鎮堡嚴督防禦

而是時內地居民勾引嚮導益以大奸汪直徐海之等

爲之主謀遂至不可撲滅云

攷異諸書多系王忬任巡撫于是月三編牽連前後

書之然亦不言先命忬爲巡視官惟明史紀事本末與

明史本紀皆作巡視證之忬傳蓋始命忬巡視明年始

以王國禎請改巡撫也實錄亦云上命且設

巡視其兼管巡撫俟賊平議處今分書之

是月寇犯薊州仇鸞病疽甚疏請輿疾赴軍詔止之

攷異明史本紀不具語見紀事本末證之實錄八月己未收仇鸞大將軍印

綬以薊州告急也實錄並書之己未下今從紀事本末爲下文收鸞

印綬張本 八月己未兵部尙書趙錦言強寇壓境

大將乃安危所繫而仇鸞病不能軍使寇得志長驅南

下貽患非細臣願親往代鸞上以本兵未可遽出乃詔

鸞納還大將軍印綬命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 壬戌

仇鸞死鸞病甚猶戀大將印不肯上會大學士徐階密

疏發鸞罪狀詔收其兵鸞大恚恨疽益劇遂死初鸞與

嚴嵩約爲父子已鸞挾寇得專寵嵩浸惡之乃密疏毀

鸞鸞亦陳嵩世蕃貪橫狀上稍疏嵩嵩入直不召者數

日至在箠中父子對泣時陸炳掌錦衣方與鸞爭寵嵩

乃結炳共圖鸞會鸞病死炳盡發其通鹵納賄狀上大

怒命炳會三法司擬于是法司奏鸞謀反律當追戮乙

亥詔暴鸞罪追戮其尸傳首九邊其黨時義侯榮等皆

伏誅 戊寅命豐城侯李熙總督京營戎政 己卯請

達犯大同尋由紅土堡出邊 九月庚辰朔寇自宏賜

堡復出三萬騎潰墻入散掠大同左右及安東十七衛

尋自鎮川堡遁復以萬餘騎入犯平虜衛仍散掠朔應

山陰馬邑地方

攷異明史本紀統系之前月己卯蓋八月己卯晦九月庚辰朔實錄分書之原

奏謂八月九月間三犯大同是也今據實錄 癸未以仇鸞誅遣官祭告郊廟

頒詔中外 免畿內被災夏稅河南被災秋糧 乙酉

寇分犯山西三關壬辰犯甯夏 丁酉河決徐州房村

集至邳州新安運道淤阻五十里詔督理河漕大臣先

議通運船以次塞決疏淺命條列次第以聞時總河副

都御史曾鈞上治河方畧言自劉伶臺至赤晏厓凡八

十里乃黃河下流淤沙壅塞疏濬宜先次則草灣老黃
河口宜築長堤以防衝激竝增築高家堰長堤及新莊
諸開墾石以遏橫流從之 庚子兵部侍郎蔣應奎左
通政唐國卿爲其子以邊功請陞賞給事中凌汝志言

二臣身爲大臣冒功壟斷下兵部覆議如汝志言上怒

命錦衣衛逮應奎國卿杖之闕下黜爲民

攷異國卿實錄作國相今

摺明史本紀

癸卯罷各邊馬市先是大同馬市罷邊臣以

宣府守約仍互市不絕至是寇益驕開市次日卽肆掠
不已巡按御史蔡朴以聞上惡之詔各邊馬市悉行禁
止有敢建言開市者斬 是月免山西旱災南畿水災

秋糧仍振濟鳳陽淮安揚州徐州各被災州縣 刑部

尙書應大猷被劾罷以侍郎何騰代之 是秋宣大總

督蘇祐等遣兵追寇出塞行三日遇寇于涼城轉戰二

百里把總劉欽旗牌范世傑死之士卒亡者二百人御

史蔡朴上言狀詔贈卹欽等厥異明史紀事本末系之十月蓋蔡朴奏至月日也

賈錄系之是年八月是時蘇祐等見上方怒仇鸞不以間故朴劾之今據書于是秋之下紀事本末作劉欽等

七人今 冬十月癸丑歐陽德至任徐階解掌禮部事

據實錄 戊午南京御史京山王宗茂到官甫三月卽上疏劾

嚴嵩略曰嵩本邪諂之徒寡廉鮮耻久持國柄作福作

威薄海內外罔不怨恨如吏兵二部每選請屬二十人

人索賄數百金任自擇善地至文武將吏盡出其門此
嵩負國之罪一也任私人萬宋爲考功郎凡外官遷擢
不察其行能不計其資歷唯賄是問致端方之士不得
爲國家用此嵩負國之罪二也往歲遭人論劾潛輸家
資南返輦載珍寶不可數計金銀人物多高二三尺者
下至溺器亦金銀爲之不知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
此嵩負國之罪三也廣市良田遍于江西數郡又于府
第之後積石爲大坎實以金銀珍玩爲子孫百世計而
國計民瘼漫不措懷此嵩負國之罪四也畜家奴五百
餘人往來京邸所至騷擾驛傳虐害居民長吏皆怨怒

而不敢言此嵩負國之罪五也陛下所食大官之饌不數品而嵩則窮極珍錯殊方異產莫不畢致是九州萬國之待嵩有甚于陛下此嵩負國之罪六也往歲寇迫京畿正上下憂懼之日而嵩貪肆益甚致民俗歌謠遍于京師達于沙漠海內百姓莫不祝天以冀其早亡嵩尚恬不知止此嵩負國之罪七也募朝士爲乾兒義子至三十餘輩若尹耕梁紹儒早已敗露此輩實衣冠之盜而皆爲之爪牙助其虐燄致朝廷恩威不出于陛下此嵩負國之罪八也夫天下之所恃以爲安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吏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剝民之財民奈何

不困不才之武將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尅軍之餉兵奈
何不疲邇者四方地震其占爲臣下專權試問今日之
專權者甯有出于嵩右乎陛下之帑藏不足支諸邊一
年之費而嵩所蓄積可贍儲數年與其開賣官鬻爵之
令以助邊盍去此蠹國害民之賊籍其家以紓國患也
疏至通政司趙文華密以示嵩留數日始上嵩得預爲
地遂以誣詆大臣謫平陽縣丞方宗茂上疏自謂必死
及得貶恬然出都到官半歲以母憂歸嵩無以釋憾奪
其父橋官橋恹恹卒嵩旣罷相宗茂亦卒隆慶初贈光
祿少卿 己未兵部尙書趙錦罷初錦自大同巡撫召

入本兵仇鸞有力焉其後議分團營開馬市錦亦贊成
之既見邊事日非鸞敗狀露乃稍持兩端以自解至是
鸞誅給事中郭銜追論錦黨鸞事上是之詔謫口外爲
民 已巳小王子寇遼東錦州指揮柏鳳千戶張勇程

世祿等死之寇殺掠千餘人尋引去時諳達犯邊屢得

志故小王子亦乘間內犯云

攷異明史本紀不具史稿但云寇犯遼東證之實錄

乃小王子非諳達也明史韃靼傳但書明年寇宣府赤城事今探實錄增

是月免畿內水

災及江西旱災稅糧 十一月乙酉冬至祀天于圜丘

朱希忠攝行 是月兵部尚書翁萬達卒先是趙錦罷

上以萬達久歷兵事召之未至而卒初庚戌之變上趣

召萬達久且至至則嚴嵩以謁謝遲媒孽之遂坐廢悒悒而卒隆慶初追謚襄毅萬達在邊久南北征討所計畫深遠周詳無不措之有功守之可久駕馭將士能盡其才而得其死力嘉靖中葉以後邊臣首屈一指云十二月丁巳下光祿寺少卿馬從謙于錦衣衛獄時提督光祿寺中官杜泰乾沒歲鉅萬爲從謙奏發泰因誣從謙誹謗巡視給事中孫允中御史狄斯彬劾泰如從謙言上方惡人言齋醮而從謙奏頗及之怒下從謙及泰詔獄所司言誹謗無左證上益怒下從謙法司以允中斯彬黨庇謫邊方雜職法司擬從謙戍遠邊上命廷

杖八十戍烟瘴竟死杖下而泰以能發謗臣罪宥之久
之光祿寺災上曰此馬從謙餘孽所致耳隆慶初卹先
朝建言杖死諸臣中官追恨從謙沮之給事中王治御
史龐尙鵬力爭詔以從謙所犯比子罵父終不許是
月工科給事中李用敬奏開膠萊新河其略言膠萊新
河在海連舊道西王獻鑿馬家壕導張魯白現諸河水
益之今淮舟直抵麻灣卽新河南口也從海倉直抵天
津卽新河北口也南北三百餘里潮水深入中有九穴
湖大沽河皆可引濟其當疏濬者百餘里耳宜急開通
給事中賀涇御史何廷鈺亦以爲請詔廷鈺會山東撫

按官行視既而以估費浩繁報罷

王獻請鑿馬家壩在十九年詳志中

三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有頃大

雪百官救護罷朝賀越日仍朝服行禮于奉天門如初

三編發明曰史書日食陰雲不見多矣日食有常度

而陰雲遮蔽止于一方所謂不見者獨京師不見耳

宋紹興三十一年正月朔太史奏日當食不食然當

時猶以日食免朝讀史者慙焉嘉靖惑于瑞應惟以

粉飾治象爲心一時諸臣迎合意旨紛紛諱飾具表

稱賀導諛貢媚相習成風幾不可勝責至因表賀之

故奏謝郊廟則是愚人而并以愚神其誰欺欺天乎

己卯遣刑部侍郎吳鵬振淮徐水災時河決徐州凡淹
沒十七州縣戶部請發淮徐等倉存留米麥及運司餘
鹽銀兩遣大臣往振乃以命鵬竝敕巡撫及河道官急
將黃河下流設法疏濬使水歸故道以蘇民困 庚辰
逮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于午門外杖之百罷爲民初
思忠議孝烈皇后不宜祔廟上銜之後吏部屢以資序
擬陞不許至是科臣表賀正旦上摘其表中元禧申錫
一語以爲不順遂坐罷科臣悉奪俸 庚子下兵部員
外郎楊繼盛于獄初上旣誅仇鸞罷馬市乃思繼盛言
自典史四遷至兵部員外郎時嚴嵩方用事恨鸞初凌

已善繼盛首攻鸞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于鸞且念起謫籍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卽草奏劾嵩齋三日乃上奏曰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祇懼思圖報稱蓋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也請以嚴嵩十大罪爲陛下陳之祖宗罷丞相設閣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百官奔走請命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于我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陛下

有善政嵩必令子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于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陛下令嵩票擬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世蕃代之題疏方上天語已傳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嚴效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皆以軍功官錦衣兩廣將帥歐陽必進陳圭俱以私黨躡府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逆鸞下獄賄世蕃三千金嵩卽薦爲大將已知陛下疑鸞乃互相排詆以泯前迹是引悖逆之姦臣大罪六諳達深入擊其情歸大機也嵩戒丁汝夔勿戰是誤國家之軍機大罪

七郎中徐學詩給事中厲汝進俱以劾嵩削籍內外之
臣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罪八文武遷
擢但論金之多寡將弁惟賄嵩不得不賸削士卒有司
惟賄嵩不得不培充百姓毒流海內患起域中是失天
下之人心大罪九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
跖疎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爲迂滯巧彌縫者爲才
能是徹天下之風俗大罪十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
五奸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得備聞宮
中言動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以通政司之主
出納也以趙文華爲使凡有疏至必先送嵩閱竟然後

入御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畏厥衛之緝訪也
卽令子世蕃結爲婚姻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
畏科道之多言也非其私屬不得與臺諫有所愛憎卽
授之論刺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懼部寺之猶
有人也擇有才望者羅致門下聯絡盤結深根固蒂是
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使
百萬蒼生斃于塗炭哉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
召問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
諭令致仕以全國體疏入上已怒嵩見召問二王語喜
謂可指此爲罪密搆于上上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

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懾嵩者獄上杖之百移
刑部定罪侍郎王學益嵩黨也欲坐繼盛詐傳親王令
旨絞郎中史朝賓持之嵩謫之外于是尙書何鰲竟如
嵩指成獄時繼盛下獄將杖或遺之蚺蛇膽却之曰椒
山自有膽何蚺蛇爲椒山繼盛別號也及入獄劊甚夜
半而蘇碎蠶盃手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復手截去獄卒
執燈頽欲墜繼盛意氣自若 是月以兵部侍郎聶豹
爲本部尙書 二月癸亥工部尙書歐陽必進奏辨楊
繼盛所論歲效忠冒功事詔兵部核覆于是武選司署
郎中周冕言臣奉詔檢嘉靖二十七年通政司狀嚴效

忠時年十六因武會試未第咨送兩廣軍門聽用未及
年餘總兵官陳圭都御史歐陽必進奏黎賊平遣效忠
報捷授錦衣衛試所鎮撫未踰月嚴鵠言兄效忠曾斬
首七級并功加賞應得署副千戶今效忠身抱痼疾鵠
請代職臣心疑其僞方將覈實以聞嵩子世蕃乃自劄
一藁屬臣依違題覆臣觀其藁率誕謾舛戾如效忠曾
中武舉何初無本籍起送文牒今又稱民人而不言武
舉如效忠果鵠之兄世蕃之子則世蕃數子俱幼未有
名效忠者如效忠果斬首七級則當時狀稱年止十六
豈能赴戰何軍門諸將俱未聞斬獲功獨宰相一孫乃

驍勇冠三軍如曰效忠對敵脛臂受創計臨陣及差委相去未一月何以萬里軍情卽能馳報如曰效忠到京以創甚疾故何以鵠代職之日止告不能受職如曰效忠鎮撫當代則奏捷功止及身例無傳襲如曰效忠功當并論例先奏請何止用通狀而逼令司官奉行臣悉心廉訪初未有名效忠者赴軍門聽用鵠亦非效忠親弟其姓名乃詭設首級亦要買非有纖毫實跡必進旣嵩鄉曲圭又世蕃姻親依阿朋比共爲欺罔且累朝以來未聞有宰相之子孫送軍門報效者乞特賜究正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有不可倖之功不可犯之法疏入下

昆詔獄拷訊斥爲民 丙寅倭寇温州參將湯克寬等

率舟師破之俘十一人斬獲二十八級巡視王忬請定

海防賞格四事部議從之

國朝明史本紀作是月甲子
史稿作丙寅與寶錄同此奏

報月日故
先後稍異

戊辰以陸炳發仇鸞密謀功加少保兼太

子太傅歲支伯爵祿 己巳以大同被寇又連歲饑饉

遣給事中徐綱勘實振之 辛未太白晝見凡四日

壬申寇犯宣府新開口參將史畧禦之敗沒寇亦引去

是月徐邳復決初督漕都御史應檣請開三里溝新

河口以利漕運及曾鈞論治河方畧則請開老河口暫

閉新口至是挑濬將訖工一夕水湧復淤上用嚴嵩言

遣官祭河神侍郎吳鵬等謂三里溝新開河口迎納泗水清流可以避黃河之衝宜建閘以時啟閉從之 三

月丁丑振陝西饑詔發本省布政司倉穀復以本省開納事例銀佐之 辛巳寇犯延綏攻墩臺副總兵李梅

出禦之戰沒官軍死者四十八人傷者一百二十九人

陝西諸書及三編皆作諳達明史本紀作吉能卽吉囊亦諳達糾之也今以寇書之 壬午遣兵

部侍郎楊博以右僉都御史巡邊 甲申振山東饑詔發臨清倉粟以泰山香錢佐之 丁亥巡按雲貴御史

趙錦馳疏劾嚴嵩畧曰臣伏見日食元旦變異非常又山東徐淮仍歲大水四方頻地震災不虛生昔太祖高

皇帝罷丞相散其權于諸司爲後世慮至深遠今之內閣無宰相名而有其實非高皇帝本意今嚴嵩怙寵張威竊權縱欲事無巨細罔不自專人有違忤必中以禍百司望風惕息天下事未聞朝廷先以聞政府白事之官班候于其門請求之賂輻輳于其室銓司黜陟本兵用舍莫不承其意旨邊臣失事率朘削軍資納賕嵩所無功可以受賞有罪可以追誅至宗藩勲戚之襲封文武大臣之贈謚其遲速予奪一視賂之厚薄以至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號不倫廉恥掃地有不忍言者自庚戌之後陛下嘗募天下武勇以足兵竭天下財力

以給餉搜天下遺逸以任將而封疆之臣卒未有爲陛下寬宵旰憂者蓋緣權臣行私將吏風靡以培克爲務以營競爲能致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底甯民困已極而內變又虞將作願陛下立斥罷嵩以應天變會周冕以爭冒功事下獄而錦疏適至上震怒謂錦欺天謗君遣使逮錦下詔獄拷訊撈四十斤爲民 甲午賜陳謹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甲辰諳達犯宣府深井堡副總兵郭都戰沒官兵傷者甚衆御史蔡朴以聞詔切責蘇祐及巡撫劉璽其失事之總兵官吳鼎發軍門取死罪

狀令戴罪立功都所賜卹典一如張遼例 閏月乙丑
築京師外城初嘉靖二十一年邊報日至都御史毛伯
溫等言古者有城必有郭宜築外城下戶工二部議以
時輟停止至是給事中朱伯辰復言高皇帝定鼎金陵
于時卽築外城聖慮宏遠蓋爲萬年計也文皇帝移都
北平密邇邊塞顧有城無郭者則締造方始未暇盡制
耳臣竊見城外居民繁夥無慮數十萬戶且四方萬國
商旅貨賄所集不宜無以圍之矧今邊報屢警不可不
爲及時之圖臣嘗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環繞周規
可百二十餘里若仍其舊貫增庠培薄補缺續斷卽可

事半而功倍矣疏入詔工部相度外城周圍共七十餘

里擇以是日興工命錦衣都督總督京營戎政平江伯

陳圭等董其役

致興原修三編及輯覽系之三十一年十月重修三編據實錄參之日下舊聞

春明夢餘錄乃三十二年閏三月事明史地理志作嘉靖二十三年蓋三二字例誤也今從之實錄閏三月十

九日興工卽乙丑也今據與工日分

甲戌海賊汪直糾羣盜勾集各島

倭夷大舉入寇連艦百餘艘蔽海而至自台甯嘉湖以

及蘇松至于淮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 乙亥倭攻

破浙江昌國衛屯踞凡五日參將俞大猷以舟師攻之

始去 是月釋前福建副使柯喬于獄 夏四月丙子

朔以久旱禱雨于內殿停刑禁屠六日 戊子倭犯太

倉州攻城不克分衆四掠復有他舟載倭四十人突至
浙江乍浦所遂及平湖海鹽海甯之境肆其焚掠官兵
前後遇之輒敗凡殺指揮四把總一千戶一百戶六縣
丞一所傷官軍數百人凡十六日始徜徉奪舟去 癸

巳倭攻上海縣破之丁酉分掠江陰縣王忬請釋指揮

盧鏜于獄尋復條上海防八事俱從之

攷異明史日本傳是月犯太倉

破上海掠江陰攻乍浦皆與實錄合今

五月己酉倭

據實錄日分書之疑亦奏報月日也
寇海鹽參將湯克寬等守城寇四門攻之不克焚城樓
及城外民舍數百間而去 癸丑倭寇復入上海燒劫

縣市知縣喻顯科逃匿指揮武尙文與戰于市中不克

與縣丞宋鰲俱死之賊屯城中凡七日焚官民廬舍而

去

攷異四五兩月倭雨入上海武尚文等之死從信錄系之四月今據實錄在五月再入上海時宋沈氏作

宗

壬戌倭攻浙江乍浦所陷之尋去流劫海上叅將

湯克寬等追圍之于獨山斬首千餘餘衆浮海東遁

諳達五百餘騎犯遼東榆林堡官軍擊却之追奔四十

里 庚午南京兵科給事中賀涇言倭寇泊守寶山據

海爲險乘風肆虐竊以留都根本重地實密邇海洋其

鎮江京口爲江淮之咽喉瓜步儀真爲漕運之門戶宜

仿嘉靖八九等年例添設總兵官駐劄鎮江俾整飭上

下江洋總制淮海竝轄蘇松諸郡兵部議從之詔暫設

副總兵提督海防以參將湯克寬任之 六月丁丑南京科道祁清徐斌等各奏言今天下被災之地不獨山東徐邳爲然若南畿山西陝西湖廣浙江水旱頻仍非破格蠲振不足以甦民困乃京師之帑藏旣虛各省之搜括已竭額外之徵求未已軍需之供億尤繁工作之役頻興挑河之費日廣司農懷懷朝不給夕蠲振之費將何所取臣等計無所出且請于汰冗費省繁文加意撙節疏下戶部議部臣亦以度支之煩實無餘裕以佐百姓之急惟通行各省撫按官勘處而已 是夏寇犯甘肅及大同守將禦之輒敗邊報日急而朶顏三衛之

衆挾以恐惕中國索賞不及守臣請留山海稅銀佐之
諸夷驕肆中國遣卒入塞輒捕而束縛之以叩關取贖
諸將校苟幸無事每歛軍資賄之去巡按御史以聞上
欲閉關以絕之兵部奏請令該將領于撫賞時宣布朝
廷恩威以諭之然是時諳達小王子之等已擁衆集邊
塞謀大舉矣 秋七月乙巳宣府薊鎮守臣各報諳達
將入寇兵部議薊州密邇京師備豫宜急乞令提督時
陳統入衛兵分布昌平懷柔順義等處過其自古北口
入犯之路仍簡京營及入衛邊兵九門列營以備戰守
懲庚戌之變也 戊申巡撫應天都御史彭黠巡視浙

閩都御史王忬各以倭寇出境浮海東遁聞倭自閏三
月登岸至六月中温台甯紹杭嘉蘇湖揚淮十郡各州
縣衛所被其攻破焚掠者凡二十餘留內地三月飽而
去忬奏將士逐燬其船五十餘艘于是先所奪文武將
吏俸皆得復又請築嘉善崇德桐鄉德清慈谿奉化象
山諸縣城而恤諸府被寇之民詔皆從之已給事中王
國禎請改敕加忬巡撫銜以重事權亦從之時國禎上
善後三事末言獎才傑訪得入寇之初凡守土諸臣無
不心喪膽落相率奔逃而松陽知縣羅拱辰六合知縣
董邦政乃能以孤軍當勍敵立有戰功宜趣擢用之沿

海地方以資激勸詔拱辰邦政俱添註浙江按察司僉事 丁巳諳達糾諸部入寇分道由大同宏賜堡等邊入戊午合衆下渾源州東犯靈丘廣昌等處 己巳寇散畧峪南溝等處急攻挿箭浮圖等峪皆在廣昌之東南于是關南大震 庚午河南柘城盜師尙詔作亂陷歸德府師詔本鹽徒以私販作奸剽掠遠近官軍不能制前巡撫謝存儒苟幸無事假以總保長令總諸鎮民捕盜尙詔肆爲威虐守臣欲誅之遂反結劇盜數千薄歸德城其黨啟門納之乃刼獄囚掠帑藏去越日復攻破柘城鹿邑等縣巡按御史霍冀以聞詔河南撫按官

督官軍討之

夏興明史本紀系之是月庚午實錄系之八月丙戌蓋奏報之月日也原奏稱七月

二十六日陷歸德次日陷柘城鹿邑是月乙巳朔庚午正二十六日也三編系之九月据平賊之月日牽連竝

耳記

辛未固原游擊陳鳳甯夏游擊朱玉率兵赴援紫

荆關時寇方越浮圖峪而南鳳玉夾擊之追及于三家村大戰竟日敵大敗壬申寇自廣昌之石門峽大金井等處北遁是役也寇氛甚惡中外戒嚴上以鳳玉等力戰退敵大悅不俟勘報輒陞二人署都督僉事竝賜金幣 八月乙亥寇分兵東犯蔚州西掠代州及繁峙等處 丙子小王子寇宣府由獨石入犯赤城滴水崖等處攻毀屯堡焚掠四日驅所掠人畜而去 己卯吏部

尚書萬鏜罷兵科給事中朱伯辰黜爲民先是撫治鄖陽都御史員缺吏部曾推通政趙文華伯辰奏劾文華邪媚犇競寵賂日彰不宜復玷臺憲有旨令別推于是文華上言通政一官例不推外鏜意在出臣又嗾所親論劾期必去臣而後快又劾鏜前進尚書考滿不及俸爲欺罔時文華爲嚴嵩所庇遂激上怒罷鏜竝伯辰黜之文華供職如故 丙戌寇駐鄜延二十日延慶諸州縣屠掠幾徧乃移營中部以瞰涇原會霖雨連日夜乃引去 丙申河南賊師尚詔攻圍太康縣官兵與戰于鄆陵敗績 戊戌免山東被災稅糧竝命有司振之

初廣西桂林平樂猪獠踞險肆亂殺知縣張士毅傷百
戶曹恩焚劫歲無虛月詔提督兩廣侍郎應檀督兵進
勦至是平之凡禽斬四百八十四人俘獲男婦三百四
十餘人提聞賜櫛蔭一子入監讀書餘論功給賞有差
庚子贈卹浙江被倭死事指揮陳善道把總馬呈圖
及千百戶典史等官十九人從巡按御史趙炳然之請
也 辛丑官軍擊河南賊于霍山前鋒被賊圍後軍無
敢進者副使曹邦輔挺刃驅之斬其最後者士卒競進
賊遂潰斬首四百餘級賊由西華奔入太康勢復振
是月復起李默爲吏部尙書 九月丙午諳達自大同

平虜衛入犯山西神池利民等堡巡撫都御史趙時春率馬步軍禦于廣武謀報敵二十餘騎去此僅兩舍疾掩之可敗也時春探甲欲馳總兵李涑止之不可尋遇敵于大蟲嶺伏寇四起涑曰公速去吾死于此矣時春棄衆而犇寇追之涑等殊死遮門須臾敵騎益衆涑與其子松及大同參將馮恩等皆力戰死全軍覆沒時春投一墩守哨卒以繩引之上得免寇尋引去

致異李涑馮恩戰死

見明史本紀從信錄言涑與其子松死之證之實錄又有游擊李桂神池守備孔貞偏頭守備高廷太原指揮陳金中軍尹忠把總俞輝六人皆力戰死之蓋是時全軍皆沒也又諸邊奏郵有陣亡千總李時表鎗土官蕭文見鎮撫張第史書等地

方月日皆無攷增識之

河南賊師尙詔引衆自永

城而東掠宿州欲乘虛襲鳳陽取高墻罪宗奉之官兵
追及于五河縣破其水陸各營賊遂四散不能軍 辛

酉以諳達寇退告謝郊廂邊臣文武皆陞賞有差先是

宣大巡按御史毛鵬言寇自七月十六日入境至八月

七日始去

此指寇入大同
至山西之役

以二十餘萬之衆經二十餘

日之久地方遭其屠慘搶掠殆已無餘總督蘇祐總兵
李涑等合營廣昌爲寇衝擊而大同總兵吳瑛壁黃土
溝宣府總兵劉大章壁黑石嶺皆閉壘觀望莫敢犄角
致寇長驅入山西荼毒之慘殆不忍言及寇飽欲而還
捷書連上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斬獲則增十而爲千

效尤欺罔因循不改將不知疆事所終矣已山西巡按御史李一翰劾巡撫趙時春玩寇無謀以兵予敵繁時之劄夷未復西路之潰敗繼聞大將駢匹騎不返乞行逮問治以軍法時上方喜于寇退兵部因希指言寇入雖不無虜掠而諸臣力戰所殺傷過當俾之失利引去寶上天眷佑陛下威靈所致請擇日告廟論功行賞詔如議行部臣復請以告祭之次日百官賀捷于奉天門外命已之 癸亥河南諸軍分道追賊于蒙城商臣等處斬獲有名賊首多人師尚詔乃棄軍械變服遁去是月免南畿河南被灾稅糧 冬十月甲戌振河南

山東饑戶部以兩省歲荒盜起請發臨清倉米七萬石以二萬石自衛河達衛輝振河南以四萬石振山東仍敕撫按官出官銀數萬兩于隣近州縣糴粟振民及立均糴之法以平時值從之會吏部侍郎程文德上言今直隸河南山東徐邳淮揚等處方數千里水災異常民不聊生流離載道言官陳振郵未見旦夕亟行臣聞救荒莫便乎近其人莫不便乎拘以常格請于兩直隸二省各遣行人齎詔諭宣布德意慰拊顛連令各州縣自爲振給聽其便宜處置凡官帑官廩贖納勸借苟可以濟民者概不限制又近日戶部申明開納事例亦暫許

本地上納隨其所有粟黍麥菽之積可救饑者皆得輸
官計直視其合例者官爲請部劄而授之自撫按以下
凡諸常事悉暫停輟一意振卹督責諸守令夙夜從事
仍令造冊登記全活之數定爲等則以課殿最疏入下
部議行 己卯副總兵湯克寬督兵擊倭于南沙敗績
倭自東遁江上稍甯惟崇明南沙泊失風倭三百人舟
壞不能去克寬及僉事任環列兵守之至是與戰不利

亡卒四百餘人

徵事據明史紀事本末書崇明南沙之役言任環所率新募兵三百人皆願以

必死相守不下賊潛出沒環常夜追之出其前後有宰
夫佩恐有失衣環衣介馬而馳環被追急遇死士以死
捍環環被傷昇之至水濱梁已徹丈餘超而過遂得免
宰夫留禦死焉環求其首爲流涕親酌之按宰夫佩不

知何人而明史環傳亦有字夫捍環
出死之之語疑据野史附議于此

免畿內被災秋

糧仍發京通二倉米三萬石振順天府臨德二倉米三
萬石振保定諸府各以本處贓罰銀佐之 免浙江被

灾被寇秋糧其海鹽平湖二縣各免運米准折銀徵解

仍命有司發倉粟振之 戊子倭寇移舟泊寶山湯克

寬引舟師追擊之及于高家嘴廣黑實錄及紀事本末皆作高家嘴明史日本

傳高作南疑誤字 毀其舟斬首七十三級 戊戌上以各省灾

傷甚民多入京求食一時米價騰貴命煮粥給錢以振

之輔臣嚴嵩請發太倉米數萬石平糴上又曰荒年餓

孳必有斃諸途者乃敕戶部行五城御史及在外撫按

官各督率有司查視瘞之又令太倉出糴之米于十萬石內分四萬石委官運赴城門外各厰每早召集軍民人給米一升俾沾實惠 庚子河南賊平時官軍獲師

尙詔于山東莘縣詔卽所在斬之賊起四十餘日破府一州二縣八屠僇十餘萬人三省大震 辛丑京師外

城成 是月有倭舟失風漂至興化府南日寨登岸流

劫殺千戶葉巨卿百戶張養正等

張養正死事指掘王忬奏中增

揮張棟督舟師衝擊倭走據山知府董士宏糾民兵會棟等合圍殲之是時海洋島岸有真倭阻風不獲歸者有沿海居民自江南歸候來歲倭至者未幾南日寨復

有三舟登岸士宏擊之引去禽賊數人皆倭也比泉州舟師攻賊于石柵澳深泥灣等處凡再戰禽賊四十餘人則皆浙之臨海閩之漳州粵東之揭陽人蓋真倭僅十之三而已十一月甲辰諭工部鑄洪武至正德九號錢每號百萬錠嘉靖錢千萬錠每錠五千文先是民間行濫惡錢率以三四十文當銀一分後益襍鉛錫薄劣無形製至以六七十文當一文剪楮夾其中不可辨于是給事中李用敬請以制錢與前代襍錢相兼行上品者俱七文當銀一分餘視錢高下分爲三等下者二十一文當銀一分私造濫惡錢悉禁不行犯者寘之法

從之而是時稅課抽分諸廠專收嘉靖制錢民苦錢少
乃用嚴嵩等議發內庫新舊錢八千一百萬文折給俸
糧又令通行歷代錢有以新舊錢及銅銷爲造像製器
之用者按盜鑄律論罪 庚戌冬至祀天于圜丘朱希
忠攝行 是月倭自崇明逸至常熟擾及上海復流劫
南滙所吳淞江所及嘉定地方凡十九日始去 十二
月乙亥嚴嵩言戶工二部覈計鑄錢一千九百萬錠需
工料銀三千二百八十二萬七百七十兩有奇今戶部
太倉庫貯銀僅一百五十三萬六千兩已不敷京邊歲
用之數工部節慎庫貯銀僅七十萬盡數鑄錢尙不及

十分之一行之各省又恐擾民今時值灾荒無從籌措
請嘉靖通寶量爲依式製造陸續進用從之 是月蠲
蘇松常鎮四府被寇者積逋自嘉靖二十七年至三十
一年悉停征從應天巡撫彭黠之請也 是歲雲南元
江平初元江土舍那鑑之亂踰年沐朝弼集土漢兵會
監督王養浩攻之賊大敗鑑乞降會瘴毒起大兵復撤
上怒責以尅期進勦會新授雲南巡撫鮑象賢至鎮調
集土漢兵七萬人廣集糧運期分哨進兵元江爲必取
計那鑑懼伏藥死象賢檄百戶汪輔入城撫諭其衆禽
其賊首之戕那憲殺徐樾者皆斬其首以獻遂平之

三十二年春正月壬寅朔不御殿 杖六科給事中張
思靜等于廷各四十以元旦賀表中失擡萬壽字故也

三編

御批曰嘉靖酷待言官力加摧抑錮獄杖死者接踵于
廷已非政體至賀表達式其事尤微何亦重加譴責
蓋自嚴嵩柄用羣臣異論紛如嘉靖聽嵩之愆恩蓄
怒以待者已久而衆喙仍然不已則益務先事施威
欲以怵其心而笱厥口耳爾時臺諫陳言固不必盡
中事理而嘉靖藉端抒憤至以元日盡撻科臣乖妄
更甚矣

壬子康妃杜氏薨妃裕王母也時王已成婚詔主其喪
遵孝慈錄斬衰三年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除 戊辰

倭自太倉南沙潰圍出轉掠蘇松各州縣賊據南沙五

閩月官軍列艦于海口圍之數重不能破軍中疾疫作

乃開壁西南陬賊遂逸出 二月庚辰倭寇松江府官

軍敗績縣丞劉東陽死之

預黑東陽之死明史本紀不具見從信錄證之實錄是也

增今據

是月詔贈卹河南死事歸德府檢校董綸舉人

陳聞詩初師尙詔入歸德知府及守衛官皆遁綸率民

兵巷戰被執垂死猶手刃數賊妻賈及童僕皆從死聞

詩柘城人舉于鄉以親老絕意仕進親沒居喪哀毀賊

督軍務大臣一員專責勦賊而令巡撫專督軍餉兵部
言兵糧兩分行事不便不若依近年浙江添設提督軍
務都御史例令提督巡撫合爲一人以專責任上然之
乃令洙別用而改大山于應天巡撫之兼提督自大山
始也 戊申復議錢法時方嚴私造濫惡之禁而民間
行用小錢已久驟革之頗稱不便又出內庫錢給文武
官俸不論新舊美惡悉以七文折算諸以俸錢市易者
悉以七文抑勒予民民亦騷然屬連歲大祲四方流民
就食京師死者相枕藉論者謂錢法不通所致于是御
史何廷鈺奏請許民用小錢以六十文當銀一分戶部

尙書方鈍郎中劉爾牧皆執不可廷鈺因訐奏爾牧謗及朝廷用財如泥沙蓋斥齋醮也竝及鈍上大怒命廷杖爾牧一百黜爲民鈍始貸之因畧采廷鈺議令民自便仍定嘉靖制錢七文當銀一分洪武等號十文前代三十文時小錢以初禁之嚴竟不復用而民間乃競私鑄嘉靖錢與制錢通行矣 壬戌倭分掠蘇松等處湯克寬逆戰于採淘港斬首八百餘級時克寬以南沙縱賊罪奪官戴罪勦賊乃以通泰參將解仁道代之尋王忬復薦克寬爲浙西參將 乙丑倭自蘇松掠民舟入海趨江北登岸薄通泰等城焚掠各鹽場餘衆有剽入

青徐界者山東震動

國史諸書皆系之三月實錄書是月乙丑而明史本紀誤入乙丑于

二月下二月無乙丑蓋乙丑上脫三月二字耳今刊改

是月倭復寇浙江甯波

之普陀山參將俞大猷率將士攻之半登賊突出官兵

敗績陣亡武舉火斌等三百人

國史見明史俞大猷傳書三十三年實錄系

之三月之末蓋與蘇松入寇之倭爲兩事也明史本紀不載今據增

倭之掠蘇松也有

莒州人孫鏗商販吳越間倭擾松江鏗謁郡守請輸貲

佐軍守薦之叅政翁大立試以雙刀若飛躍遂錄爲土

兵擊走倭出參將任環于圍中遣人還莒括家貲悉召

里兒爲爪牙吳中倚鏗若長城倭舟渡泖澆鏗突出酣

戰竟日援兵不至還至石湖橋半渡遇伏中刃墮水死

踰年巡按御史孫慎以聞與同時陣亡之巡檢李叢祿

千戶董元俱賜贈蔭

預異孫鐘死序見明史忠義傳據實錄三十四年孫慎請卹奏中自

鐘以下凡三人奏稱三十三年蘇松之役今據書之李叢祿董元陣亡同在一奏中並錄之

禮部

尙書歐陽德卒陞吏部侍郎王用賓代之 夏四月甲

戌以今春雨澤少雷未發聲遣官祭告各壇廟停常封

九日詔發京通二倉米振順天府屬饑民其流民就食

者振以粥 乙亥都城內外大疫命太醫院給醫藥戶

部發米五千石振粥死者令官民收瘞之

預異見明史五行志實錄

作成都誤也蓋都城二字例寫又誤城爲成耳

是日始雷

倭犯嘉興參將盧

鏜等禦之稍却次日復戰于孟宗

預異實錄宗作堪伏家疑宗字是也

發殺官軍四百人溺死五百人都司周應禎指揮李元

聿千戶薛綱宗應瀾等俱死之

預興周應禎死見明史本紀李元聿死見從信

錄餘二人据實錄增入又据實錄與周應禎等同請卹者有百戶梁喻趙軒朱璽等其陣亡地方月日無攷並

附識

之 戊寅倭寇嘉善陷之辛巳復攻嘉興副使陳宗

夔帥兵禦却之焚其舟賊遁入乍浦尋掠海甯等縣

壬午倭攻通州揚州千戶洪岱中所千戶文昌齡泰州

所千戶王烈督兵赴援遇賊于西門外三里橋力戰俱

死之 乙酉倭夜襲崇明陷焉知縣唐一岑死之一岑

建新城議徙居之爲千戶高才翟欽所沮至是倭突入

一岑且戰且鬪遂被殺 甲午諸達寇宣府潰墻大掠

去五月壬寅倭自崇明薄蘇州大掠至崑山百戶劉

愛臣死之

預遇據實錄增

丁未犯崇德

丁巳給事中王國禎

等以倭寇猖獗逼近留都請設總督大臣督理南直隸

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軍務俾調兵餉得以便宜從

事先是南京兵部尙書張經言洪武間以倭寇不靖命

信國公湯和經畧海防凡閩浙濱海之區陸有城守水

有戰船故百餘年來寇不爲害其後法弛弊生軍士有

納料放班之弊于是強富者放遣老弱者充役戰船損

壞亦棄不修以致寇得而入請行各巡撫嚴督所屬預

集兵船以守要害追捕納料軍士以實行伍清理積歲

料銀以造戰船朝議是之至是廷臣交薦乃以命經

癸亥彗星見北斗天權星旁踰月西北行犯文昌入近濁凡二十七日而滅是月給事中王國禎言招撫降

賊非計是時有議招汪直之等故國禎言脅從之賊猶可撫而賊首必不可撫降一汪直未必不生一汪直是

賞以勸惡也上從之然猶救張經等勦撫竝行毋誤事機六月癸酉諳達犯大同時總兵官岳懋巡邊遇寇

于五堡迎擊之深入陷伏中遂力戰死焉指揮僉事薛泰突圍出聞懋被戕復冒陣入死之事聞贈懋泰官懋

賜謚立祠如張達例泰附祀懋祠

攷異諸書不載薛泰從死事實錄于明年

追贈秦官始及其陣
亡之本末今據增

己丑逮宣大總督蘇祐大同巡

撫侯鉞以岳懋敗沒故也尋以刑部侍郎陳儒兼僉都

御史振恤大同軍士戶部發太倉銀十萬兩給之 壬

辰擢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以僉都御史巡撫浙江代

王忬也時上已命張經總督南直隸浙閩等凡六省專

任勦倭事會宣大告警乃改忬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

而浙設巡撫如舊制乃以命天寵忬受巡撫浙閩之命

方視師閩中而賊復大至犯浙江盧鏜等頻失利御史

趙炳然請逮治上特宥之然忬在浙閩嚴偵哨謹斥堠

起用盧鏜及薦擢湯克寬俞大猷之等後皆爲名將至

是去而海上復騷然矣 戊戌以京師霪雨漂沒民居

詔戶部發銀振濟工部濬渠洩水 是月倭自蘇州轉

掠嘉興都指揮夏光禦之背王江涇而陣倭鼓譟而前

官軍大潰光中流矢溺死事聞贈都指揮同知立祠祀

之檄圍嘉興之掠明史本紀不具明史 秋七月丙午

蘇州倭寇流劫至嘉善將趨吳淞江出海參將俞大猷

邀擊敗之于吳淞所禽七人斬首二十三級 是月總

督張經請調廣西狼土兵五千人至蘇浙等處禦倭從

之 上崇奉元修益篤以贊元勛戚惟朱希忠一人特

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安平伯方承裕同入直西內又于

輔臣嚴嵩外特命吏部尙書李默禮部尙書王用賓及左都督陸炳皆入直復以侍郎程文德閔如霖郭朴吳山供撰青詞景和以不諳元理辭上不悅遂罷入直已而賚在直諸臣景和猶預焉景和辭免且言臣願洗心滌慮効馬革裹屍之報上怒其怨訕出不祥語黜爲民

八月癸未倭自嘉興還屯採淘港柘林等處進攻嘉定縣城會山東募兵參將李逢時許國以山東民鎗手六千人至與賊遇于新涇橋逢時率麾下先進敗之賊退據羅店官兵追及之斬八十餘級已而國恨逢時與同事不約已乃別從間道擊賊庚寅復戰追至採淘港

乘勝深入伏起大潰指揮劉勇等死之

致選明史本紀八月癸未倭犯

嘉定官軍敗之庚寅復戰收績庚寅之敗即許國追至採淘港之役也今據本紀分記之又據實錄採淘陣亡自劉勇外有千戶孫升胡應麒鎮撫李繼教義勇官徐茶等並附記之

乙未諳達犯宣

府 九月戊申免山東東昌兗州二府被災稅糧 下

工部侍郎談相于獄先是相丁憂乞假歸葬上諭以事

畢亟返既而相屢稱病請緩期上怒其違命命錦衣衛

送法司論斬相竟死獄中 乙卯倭以七十餘人犯海

門縣焚舟登岸淮揚兵備副使張景賢禦之于呂泗場

盡殲其衆 己未諳達入寇平虜城至山西官兵擊走

之乙丑犯潮河川丁卯掠古北口 免湖廣被災稅糧

是月工部尙書歐陽必進以憂去陞刑部侍郎吳鵬代之 冬十月己巳寇攻薊鎮牆百道竝進總督楊博總兵周益昌率軍士擐甲登陴宿止古北口垣上寇攻之不克時上遣厰衛卒校往詗之歸報將士據牆守禦狀上喜遣官獎犒竝賜博益昌各服色衣一襲 庚午寇北遁關南解嚴是時寇薄牆攻四晝夜不克退屯古城川次日復南旋駐虎頭山夜火滿野連亘數十里楊博募死士執銳潛入敵營中夜齊發寇驚擾至旦乃解去

發闕明史本紀九月丁卯諸達犯古北口總督楊博禦却之史稿十月庚午寇犯薊州楊博禦却之證之實錄寇以九月晦掠古北口遂攻薊州十月

庚午始退所謂攻四晝夜者是也今分書之

乙亥倭

犯海門健跳所 辛巳改張經爲右都御史兼兵部侍

郎專辦討賊以南京吏部尙書周延代經爲兵部尙書

參贊機務時倭二萬餘據柘林川沙窪其黨方踵至經

日選將練兵爲搗巢計以江浙山東兵屢敗欲俟狼土

兵至用之于是給事中李用敬劾其縱賊誤國四事下

兵部議經本以南京參贊之職節制東吳內外掣肘不

便行事乞量改一官專以平寇爲務其參贊之任更遣

一人代之遂有是命既黜經授侍郎據實錄在是月明

日也又經前授總督仍用南京兵部尙書原銜至此始

命周延代之本傳言五月命經總督解部務與後改兵

部侍郎茅盾矣證之實錄

校經總督有不妨

部務之語是解部務在十月也今據實錄

十一月

乙卯冬至祀天于圜丘朱希忠攝行 壬戌倭自柘林
分掠嘉湖二府都指揮劉恩敗之于嘉興縣賊遂攻嘉
興府 是月兵部尙書聶豹等彙奏薊鎮及山西宣大
各守臣所上禦寇功次詔邊臣楊博以下閣部嚴嵩豹
以下俱陞賞有差 十二月壬申以冬深無雪遣文武
大臣英國公張溶等祭禱各宮廟是日禮部彙奏天下
災異乃敕廷臣以禱雪之日爲始各青衣視事修省九
日癸未復以禱雪不應命百官齋戒停常封三日 是
月倭寇圍嘉興不克遂分劫秀水歸安巡撫李天寵遣
副使陳宗夔都指揮劉恩禦之戰不利會百戶賴榮華

統福兵六百人至鼓行直前賊却斂兵登舟榮華乘勝

薄之中礮死

版圖類榮華死見明史李天寵附傳從信錄系之是年十二月證之胡宗憲明年二

月勘上去年十二月嘉湖禦倭功罪榮華之死卽在流劫秀水歸安時與從信錄月分合至榮華死事本末具

見原奏中尋掠嘉善知縣鄧植棄城走

今據書之